

父亲老了。写下这句话,超重的记忆如海水般向我涌来,有种说不出的窒息感。

一直以为,父母老去是很遥远的事情,把陪伴挂在嘴边,将孝顺埋在心里,孰料最终我们输给了时间。有段时间,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喜怒无常,刚才看电视还满脸喜悦,转眼工夫就如乌云翻滚脸色大变,似乎怎么做都不合他的心意。吃饭晚了不行,喝水热了不行,母亲动作稍微慢一步,他就会大声嚷起来。他越来越像个小孩,必须哄着,让他高兴,想尽办法让他满意,由着他的性子去。最让我头疼的是他的睡觉颠倒了个儿,夜里基本不怎么睡,一会儿要喝水,一会儿要翻身,一会儿又要尿尿,几个回合下来,天光光亮了,母亲睡意全无,用手揉揉红红的眼眶,起床收拾屋子,洗洗涮涮,此时传来了他大呼噜的声响。白天,他一小觉连着一小觉,我试图叫醒他,无济于事。晚上待我打开电脑,思绪在文档里策马驰骋,他也来了精神头,念叨床不舒服,嚷嚷着“我要换床”“我要换床”。伴随着“噼里啪啦”的敲打键盘声,我把他的呻吟、嗔怪,甚至责骂都敲进了时间的罅隙里,我把他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也敲进了历史的隧道里。我产生深深的负罪感:父女一场,我能够做的事情极为有限,是我的无能,还是上天的苦心安排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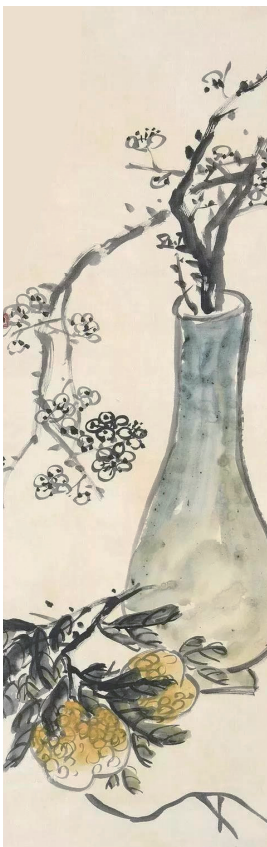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时候,我觉得陪伴就该是这样子:他嚷,他发怒,他任性,你拿他没办法,依然要顺着他,守护他,就像小时候我满脸委屈哭闹打滚,他耐心地把我从地上拽起来,笑着拂去我身上的灰土。或许,所谓父女就是一场试验,我们都是第一次经历,所以没有标准答案,唯有互相原谅,在坦诚相见中彼此温暖,在历史长河里互相遥望。陪伴是有限的相聚,他加速老去,我的鬓角也冒出了几缕白发,触目惊心,顿觉时间的伟力把我扳倒在地,泪水肆意。

陪伴父亲的漫长日子里,我读过很多关于父母的书,企图从中获得些许安慰。印象深刻的当数学者南帆的《关于我父母的一切》,含蓄,真诚,有思考。他写道:“一只背囊,浪迹天涯,我向往的日子是个人挺进世界的纵深:扶老携幼的家族只能是一个负累。待到我踏入中年,定了定神想到了家族的时候,那一幢老宅子已经轰地成为一地的瓦砾。”

对我来说,站在中年的门槛上,超重的记忆和无边的苦痛淹没了所有的语言,一地的碎片就是全部生活。在不足十五平米的空间里,我哭不出来的疼痛比疼痛更灼心,我说不出来的愧疚比愧疚更折磨——但是,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懂得。那天,母亲去医院拿药,去了很久。父亲突然探探头对我说,“你的白头发又多了,不能再这么写了!”转而又说,“还是写吧,不写你更熬不住,写部像样的小说让我看看!”听到这里,我

父女试验

□雪樱



的泪水吧嗒吧嗒掉在了书页里,哭了个痛快!

我猛然惊醒:父亲是清醒的,他记得我备战中考的时候,每天骑着三轮车送我去上学,爬过高高的上沿时,他站起来蹬车,累出一身大汗;他记得我刚患病那会儿四处求医,某天从报上看到某名医来城东坐诊,他骑自行车去排队,最终取到100多号,当医生收我住院说一定能治好,他高兴得热泪长流;而他的睡眠不好,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家里地方小住不开,在厂里上班时他主动找领导要值夜班。父亲值夜班从未睡过囫囵觉,他要四处巡逻。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家中生活,何况后来我多次住院家里背负外债,但是,父亲对得起每一个墨黑的夜班,配得上每一个红色的日出。

父亲是糊涂的,因为他老了;而父爱是沉重的,伴随岁月累积变得醇厚,我拿什么承受得起呢?

看到一个让我难以释怀的故事。她是个跳芭蕾的舞者,瘦骨嶙峋,又披散白发,很难想象她已经64岁。她来到一个偏僻乡镇,租下一处危房改造成的剧院,起名叫“心绞痛乡镇舞蹈剧院”。她的吃穿用度极为简约,把时间都花在了唯一的舞厅里,打扫卫生,给墙壁刷漆,晚上她就坐在卧室桌前给90岁的老父亲写信,却从未写完过一封信,老式皮箱里装满了数不过来的废纸。她对跳舞痴迷,尽管父亲重男轻女,曾阻止她学钢琴,嘲笑她上舞蹈课。在这里她圆了自己的梦,举办演出邀请镇上的居民来看,吸引电视台也前来为她录像。她第一次给35年未曾见面的老父亲写了封完整的信:

“亲爱的爸爸,我给您寄了我第一次独舞的录像带。我跳舞的时候,这剧院都要被挤爆了!我已经看到爸爸那意味深长的笑容了——是讽刺的笑,对吧?我知道,我一直害怕这种微笑,我一直为这样的我感到羞惭,而我根本就是这样的。但每种感受都有各自的期限,我已经老了,老到不再羞惭了;而爸爸您也老了,老到不该再鄙视我了。也许现在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都能够烟消云散了吧,我们会忘记所有的怨恨和伤痛,最终成为一对慈父孝女。”

就在她从邮局寄出信的晚上,收到一封电报,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。这个故事出自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《女舞者》。他不愧是文学大师,女舞者用未寄出的信与父亲和解,让我们看到父女一场的种种可能,生发出的悲悯也是面向亲情的“缴械投降”。

所有的老去,都是成长的另一种模样。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旅人,或过客,在成长中包容,在爱的国度里给予,不知不觉,在岁月褶皱深处,我就活成了另一个他:父亲,你安好,就是我的晴天,就是我的一切。

走一步看一步,没有人能把自己未来的路看得一清二楚,明明白白,几乎每个人都在不断地碰壁,然后渐渐地清楚自己人生的方向和未来要走的路。

看得太远很容易被远处的困难吓倒。不看太远,虽然有鼠目寸光之嫌,但能让人专心致志、一心一意地解决眼前的问题。目标定得太高,反倒容易好高骛远;目标定得离现实近一些,更容易脚踏实地、稳稳当当地前进。

再长的路,一步步也能走完;再短的路,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终点。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是坚持,最容易的事也是坚持,若想坚持得下去就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东西,而要着手做身边清楚的事。

大家V微语

动物性和昆虫性

□李碧华

●有些人活着,是“动物性”;有些人活着,是“昆虫性”。

●动物凶猛,弱肉强食,才能自保。而昆虫,六足四翅,折了翅断了足,历尽沧桑,仍在人间顽强生存,它没攻击力,只有无奈的保护色,和逃躲、回避、隐藏的本能。但世上活得最长久、生命力最强壮的,你说是“动物”抑或“昆虫”?

●别的不说:譬如“小强”,原名蟑螂,学名蜚蠊,俗名茶婆虫,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昆虫之一,大约有四亿年历史。活到今天,还人气急升,简直可称“大强”或“巨强”了。当年一起行走江湖的恐龙,早已是化石,还支离破碎。

●“动物性”是阳,“昆虫性”是阴。有牝鸡司晨,雌威当道,但很多很多女性,手无寸铁,与生活中一切强权、强敌、强势抗衡,过了一天又一天。

●你的本质是动物还是昆虫?——可能无法回答,因为必须经过试炼、考验,面临巨变,重要抉择,才可以认识自己。

●人一向瞧不起动物和昆虫,骂人“衣冠禽兽”已给面子,“禽兽不如”则更不堪。

●看过拥抱大自然的海豹、非洲象、浣熊、爱情鸟、海马、雄狮、环尾狐猴……多有型可爱,简单纯朴。它们相骂时,也可用:“连人也不如!”



也不是突然闯入这片竹林的。昨晚抵达这里,我们就打算游览这座山的竹海。等吃过了早饭,我们就会出发。只是早晨醒得早,我起床推开窗子,发现下榻的宾馆就在竹林里。于是我出了宾馆,信步走进了这一大片竹林——这时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我半夜里听到的雨淋声,竟不是下雨,而是风吹竹林,竹叶发出的簌簌声。

风停了,竹林无边地安静下来。竹林梢上有竹林鸟的叫声。眼前竹子秀丽的枝干湿淋淋的。竹叶上蓄着的露珠,不时地往下滴答。静静地走在竹林里,空气异常清新。我贪婪地张开嘴巴,有一滴露珠在额头沁凉一下,然后滚进了嘴里。嘴里有一丝甜甜的味道。越往竹林的深处走,鸟声就越远,代替它的是一种噗噗的声音。声音沉闷且有节奏。伴随这种声音的,还有一种突然的炸裂声。那声音“啪”的一

下,仿佛过年时一个淘气的孩子,放了一个炮仗就突然转身跑了。

定了定神,我四下里张望,这下就看见遮天蔽日的竹林里,生长着一大片的竹笋。不是雨后

春笋,春笋也咕嘟嘟冒着。这里一株,那里一株,遍地都是。胖乎乎、圆滚滚的竹笋,头顶着金黄色的竹箨,身子被厚厚笋衣紧紧地包裹。在高高翠竹下,在浅浅的草丛或一块不规则的石头缝里,都能看见它的身。它不探头探脑。毛茸茸的笋尖上调皮地泛着几颗晶莹的露珠。有的仿佛有些羞涩,躲在一些灌木的绿叶里,但那笋尖上的露珠依然亮晶晶的,像是它躲不开的笑脸。

仔细听,原来这声音全是它们发出来的。竹笋们的喧闹,有点像婴儿在母亲肚子里的拳打脚踢。那噗噗之声先从竹箨里出来,待终于撑破竹箨,它就发出啪啪的剥离和拔节声。声音落处,若认真地看,还可以看到竹箨自然张开的样子,有些兴奋,也有些无可奈何。那“啪”的一声,仿佛就宣告了一个新生命诞生……我站在竹林里听,这里一下,那里一下,竹林里此起彼伏,全是噗噗啪啪的声音,使人感觉整个的竹林都响动了起来。新鲜、活泼和持久,且萌动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,仿佛来到一家医院的婴儿房。

太阳出来了。阳光被细密茂盛的竹叶遮挡着。偶尔从竹叶缝隙里射进来的阳光,只要照射到竹笋的身上,那竹笋立即纤毫毕现,有的还伸出一两片细嫩的绿叶,像是竹林里的一个梦。放眼望去,金褐色的笋衣拥抱着笋尖,散发出一种奇怪的金属光泽。而在它的头顶,那些高大的竹林,浓浓密密的枝叶径自摇曳,竹子亭亭玉立的,宛若身披绿纱的妙龄女子轻挪着脚步,恬静而优雅。

很快,就有人喊我回去吃早饭了。那一天我们也如约游览了天柱山的竹海。无涯的竹林确实像是一片大海。竹林的海。竹海里波浪起伏,有时汹涌地荡起层层碧波;有时平静像是一匹长长的绿绸。头顶上,竹子的枝叶小鸟依人,嘴巴里仿佛永远含着一支青青竹笛。满目青翠、幽深和清凉——后来,我还看到了竹林里的瀑布、溪流,吃到了春笋制作的各式各样的佳肴。但因为记得早晨听到春笋的拔节声,面对鲜嫩的竹笋,我却不忍动一下筷子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贾敬伟
 一版编辑:赫巍利
 一版美编:冯漫图
 编:王泰舒

零售
 专供报



6 935970 156666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 lswbscgh@sina.com 联系

总第 9046 期

社务管理部:22698080
 编采管理部:22699233

发行部:22853760
 广告部:22699260

订报热线:22895302
 22699261

社址: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
 电报挂号:1032 邮编:110003

广告经营许可证:辽工商广字01—257号
 印刷: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零售价:1.00元/份
 订阅价:300元/年